



在真空 中孵化

神明初醒，
邪魅美貌已然震慑天下！
顶着这样一张脸卖萌，
是犯罪你知道吗？！

嗷！别咬我！我不能吃！

「啥？用王角啊？」
从蛋壳里孵出来的！



作为一个开了挂的【伪】鉴蛋师，我们的女主角无辜得想哭！

被神秘陷害 | 被废掉天赋
凤落尘埃的是她，失去一切的是她。

她只是穷疯了想偷个蛋壳，
居然挖出了绝世天下的
灵宠之神？

一觉醒来，她就从**废柴倒霉蛋**变成了灵宠之神的**官配新娘！**

从此众灵跪伏，众美在侧，她成了人生赢家？！

廣東人民出版社



廣東旅遊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镇宅萌宠. 上 / 路七酱著. —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6.3
ISBN 978-7-5570-0215-2

I . ①镇… II . ①路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7751 号

出版人：刘志松
总策划：邹立勋
责任编辑：赵瑞艳
文字编辑：孙 逊 欧阳珏
版式设计：刘 阳
封面设计：陈 佳
封面绘制：阿 飘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（公共管理学院）14 号楼三楼
邮编：510642
邮购电话：020-87348243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www.tourpress.cn
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印刷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— 9 印张
200 千字
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0000 册
定价：25.00 元

【版权所有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目录

- contents
-
- 001 楔子
 - 003 第一章 风起，蛋生孵君
 - 016 第二章 风起，鉴蛋谋生
 - 030 第三章 风起，帝都旧缘
 - 052 第四章 风起，相依相生
 - 078 第五章 骤雨，纪云云涌
 - 103 第六章 骤雨，暗伤别离
 - 129 第七章 骤雨，入门拜师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55 | 第八章 骤雨，灵霄造倪 |
| 173 | 第九章 惊雷，孤煞白凤 |
| 191 | 第十章 惊雷，迷雾重重 |
| 210 | 第十一章 惊雷，生死危机 |
| 229 | 第十二章 惊雷，姐妹陌路 |
| 248 | 第十三章 晴空，旧人再遇 |
| 266 | 第十四章 晴空，物是人非 |



男人手中夹着的烟头，在夜色中只露出零星的一点红光。他狠狠地吸了最后一口烟，将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尖踩了踩。

然后从石头上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男人招呼着他的同伴说：“老王，还差最后一点，这大半夜的，赶快干完活回去。”

“我们这地方还是太小了，死蛋的概率这么高。”老王一边小声抱怨着，一边拿了锄头挖起坑来。

“好的宠蛋当然都往大城市去了，就我们这小地方，有几个能买得起高阶宠的。”男人自嘲地笑着，“嘿嘿，就是把咱俩卖了也换不了一只不是？”

挖好坑，男人拿着手电筒照了照洞口估计了深度：“这深度估计差不多了，老王，把车上最后那颗宠蛋抱下来，埋了我们就走。”

过了五分钟，老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将工具全部收回来：“完工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在渐行渐远的发动机声中，车子终于慢慢地驶离了视线。

萧简刚抬起右脚，一道光便扫了过来，于是她迅速地重新趴回草地。

等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，她这才再从草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脑袋上的灰尘。

萧简张望了半晌，打开手电筒，一脚深一脚浅地在郊外走着。苍白的光束中，阴森森的都是一片大小不一的小土包，有成千上万个。

最远的那一片她白天就观察过，泥土泛旧，也不知道埋了多长时间，应该早就过了保质期，所以她瞄准的是今天刚入葬的蛋。

这里是卡奇最大的蛋墓，安葬着卡奇所有未能成功孵化而出的死蛋。

是的，她是来偷蛋的，还是偷已经下葬了的蛋。

一个给蛋入殓的世界，一个蛋比人贵的空间，即使生活于这个世界已

有二十年的时间，她也丝毫没有想过要对这个世界的信仰低头。

与其饿死在路边，倒不如吃个全蛋宴，这样总比被所谓的神诅咒而死来得干脆些。

她拉了拉身后半个人高的背包，咽了咽口水。只要闭上眼，顺着风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，勾得她骨髓里的馋虫一只只地往外蹿。

自从十八岁那件事后，她对灵宠蛋的食欲越来越强烈，尤其是经过灵宠蛋商店的时候，她似乎都能闻到里面浓浓的香气。

从骨髓冒出来的欲望，宛如吸毒者对毒品的渴望。

这一次，只是路边偶遇了“送葬”的车子，她便什么都不想地被勾过来了。

一直走到香味的源头，萧简想马上把它们吞下肚的欲望也越来越浓。她咬了咬牙，窸窸窣窣地开始挖起蛋来。



第一章 风起，蛋生孵化君

清晨，阳光恰恰落在窗台上。

“丁零零——”

闹钟叫嚣着要把天花板掀翻。裹成团状的被子突然动了动，一只还沾着泥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，胡乱地摸了一圈。

砰的一声过后，世界再次归于平静。

半个小时后，她如同诈尸一样惊坐起来，披着一头半枯黄的长发，模糊无神的双眼下有着浓浓的黑眼圈，半张着干裂泛白的嘴唇，将目光投向旧得几乎报废的闹钟。

心脏抽了抽，血液不自觉地冲上大脑，除了胀痛之外还带着醒目的刺痛。

糟了，迟到了。

起床、洗漱、拿上饼干、背上包，在做这些光速般的动作的同时，她的思绪依旧盘旋在那停止不息的时钟上。她半空着脑袋，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，但她已没有时间去想了，于是急匆匆地出门了。

她在关门的一瞬间像是踩到了什么，咔啦一声，但是这细微的破碎声被重重的关门声掩盖住了。

“哟，千金大小姐来了。”

刚进门，熟悉的声音如期而至，还是将第一个字念得九曲十八弯。听完后，萧简瞬间觉得乌云盖面，世界一片黑暗。

“老板娘……”

“你还知道你要上班呢？迟到了整整四十三分二十七秒，你当你自己还是以前的大小姐啊？给你份饭吃可是我一时心软，你可别得寸进尺！”老板娘穿着大红色的连衣裙，嘴唇是同色系的烈焰红，挑着她的小眼睛，拿着指甲油慢悠悠地涂着她的小拇指。

老板娘随即又尖着嗓子，一脸柔弱淑女的样子，说道：“都说落地的凤

凰不如鸡，你说你不是正好验证了这句话吗，这些日子……”

萧简叹了一口气，这话她听了都不止一百八十遍了，后面她即使不听也知道有多少句。

没办法，她尴尬的身份摆在那里，要不是她对灵宠的亲和力无限趋于负数，实在适合对宠蛋进行清洗包装，否则老板娘早就将她扫地出门了。

这个世界，只要是对灵宠亲和度大于二十的人，就可以让“活蛋”百分之百地滴血认主，从而让灵宠孵化出来。

反之，低于十的人，则不可能让“活蛋”孵化出灵宠。

他们这一行，在对宠蛋进行清洗包装的时候，难免会弄伤手指，或者有人别有用心，将血弄在蛋壳上。

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，宠蛋的后勤产业，招的多半是亲和度小于二十的人，而小于十的人更是属于“最佳人选”，而她这种跌破零点的，据说整个世界找不出第三个，第一个已经死了，而她是第二个。

思想教育进行了整整半个小时，老板娘看着曾经的大小姐低着头由着她折腾，心情也不由得好起来。

她吹了吹早已干透的指甲，终于大发慈悲地开口了：“我也不是狠心的人，只扣你三天的工资好了，下去做事吧。”

说完扭腰一转身，施施然地走了。

萧简抬起头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。

宠蛋店后面的包装大厅里，所有的材料都是一等一的。

为了避免运输途中损坏宠蛋，他们这些工人必须经过多道工序，力求在宠蛋上同时体现出坚固性和美观性。

萧简所负责的，就是让宠蛋拥有最漂亮的外观，少女喜欢的粉色系上贴一些蕾丝和蝴蝶结，男孩子喜欢的黑色系上贴一些炫酷的亮片，白领喜欢的暖色系上加上时尚界的最新元素，而战斗系的喜欢的则是贴几道云纹图腾。

还有木质、铁质、银质、合金质等等一系列雕花的包装盒。

十分鸡肋，却是备受追捧的宠蛋附加值。

一直忙到黄昏，萧简甚至连抬头的欲望都没有。

下班的时候，萧简依旧在和她手中的亮片斗争。领班刘叔走过来拍了拍萧简的肩膀，说：“阿简，看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生病了？这样吧，你今天的任务降低百分之三十，别担心，老板那儿我来处理，你先下班，别省钱，

有空去医院看看。”

刘叔是这里几十年的老员工，有一手好的手艺，平时连老板都要礼让三分，他对每一个工人都特别好，最重要的是——一视同仁。

“谢谢刘叔，我做完手中的活儿，就马上走。”萧简感激地笑了笑，却并没有就此停下，而是继续将所有工作做完，这才收拾东西下班。

她其实并不喜欢这份工作，在她生命的前十八年，她算得上过得顺风顺水，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也没有缺钱的危机。

但是一旦连生存的能力都失去，身份也从天堂直接跌至谷底后，能继续活下去，似乎比尊严比爱好要来得更加切合实际。

她拎着从商店里买的挂面，打开泛着厚厚铁锈的大门，走进黑漆漆的屋子，顺手将门带上。

明明才刚入秋，里面的温度却低得可怕，萧简整个人一抖，心里突然涌出一种不对劲的感觉。

“啪！”她打开客厅的灯，看到眼前的情景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

如果不是身处类似贫民窟的地方，她甚至会以为自己家被小偷光顾了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沙发像是遭过飓风席卷一样，所剩无几的家具七倒八歪着，墙壁上有几道触目惊心的，宛如刀刻的痕迹。

坑坑洼洼的水泥地板上，半人高的背包已经被撕扯成条状四散着，打碎的茶具、热水壶混着水渍遍地都是，还有为数不多的……

碎蛋壳。

就在此时……

“啪、啪、啪——”轻微的脚步声从狭小的厨房里传来。

萧简下意识地抓过门旁的扫帚横在面前，猛地朝厨房的方向看去。

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首先透出来的是——一道男人的影子，在灯光的作用下，像是狰狞的鬼怪。

就在萧简想夺门而出的时候，一只脚走进她的视线，紧接着，闯入视线的便是整道身影。

在看清的瞬间，萧简立刻闭紧了双眼。

一个大男人，敢不敢把衣服裤子穿上！

全裸！这是要流氓啊！

当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站在她面前的时候，萧简觉得，不是这个世界疯了，就是她想男人想疯了。

她背在后方的一只手，扯动着后面卡住的大门，汗水在心跳声中哗哗地往下掉。

“啪、啪、啪——”

萧简死死闭着眼睛，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一时羞愤难当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别过来，不然我报警了。”

回答萧简的，是类似于从喉咙底钻出来的低哑的嘶吼声：“嗬……”

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那宛如骨头一点点掰碎了的声音，随着脚步声一起传来。

“啪咔啦啦，啪咔啦啦——”

萧简勾在手指头上的挂面啪地落在地上，她飞速地抄起扫帚，劈、刺、横扫、点。

曾经深入骨髓的招式是一点也没有落下，但是少了灵力的支持，一直挥到最后一下才碰到对方。且下一秒扫帚就被对方单手夺了去，使得她重心不稳，整个人踉跄几步往前倒去，然后被一双手捞起来。

光溜溜的怀抱还带着腥味，她下意识地睁开眼睛，一张惨白得如同死人的脸，就那样生生地撞入她的眼中。

任何的外貌都败给了这样直面的冲击力，萧简不由得想往后退，但是对方的双手如同铁铸一般死死地将她扣住，她挣扎不得，甚至连呼叫都成了一种奢望。

男人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个介于哭和笑之间的表情，然后张开嘴，露出锋利的犬齿。

“嗬……”

男人将她的后脑固定住，琥珀色的眼眸闪了闪，再将她的头部往右侧一歪，露出了左侧的脖子。

下一秒，萧简感觉到脖子一凉，血液从身体各处流向脖子，再通过大动脉流出自己的身体。

身体的热量一点点地消失，从指尖到心脏的血管一寸寸地开始冰封。

昏过去的时候，萧简的脑海中不适时地闪过一个念头——她死前，居然连顿饱饭都没吃上。

饿死鬼什么的，太悲惨了。

再次醒来，已经是三天后，耳边的尖叫声都能穿透云霄了。

萧简睁开眼睛坐起来，自下往上看着房东那太过丰满的身体，做出超高度的西子捧心状，一副痛心疾首的面容下，掩盖着熊熊的八卦之火。

她顾不得疼痛欲裂的脑袋，心里咯噔一声，顺着房东的目光转头看去，原本就不怎么明亮的人生，再度黑暗了。

男人就那样倒在离她半米不到的地方，闭着眼睛，像是睡着了。他下半身盖着一件她的外套，其余地方都裸露在空气中，再加上屋子内混乱的场面和她衣裳不整、全身无力的模样……

怎么看，都是实打实地“激战”了一晚上后，被现场捉奸后的场景。

“我……”萧简刚想拜托房东报警，一开口，只有风呼啦啦地从口腔灌出，竟是失声了！

“现在的小姑娘哟。”房东跺了跺脚，双手捂住眼睛，硬生生用四十多岁发福了的庞大身躯，做出十六岁姑娘的娇羞模样，“羞死人了。”

萧简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，不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另类风情，只是大妈，您老能不能把指缝合上再说这句话？

被“捉奸”的两人，一个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反应，一个是还没醒，做不出反应。映着昏暗的光线和比室外还冷的温度，这样诡异的氛围让房东莫名地想要离开，她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：“大白天的，我是倒了八辈子霉才遇见这样的事情，你以为我愿意过来找你啊，日期到了，你房租还没付，我还以为你跑了呢！老娘再限你三天时间，三天之内不交上，就别怪我不近人情赶你们走了啊，真是的，小姑娘家的不学好，整天不三不四……”

走之前，还深深地看了地上裸着的男人一眼，眼中的亮光都快将萧简闪瞎了。

萧简扶额，这世界太混乱了。

萧简除了觉得头有点晕之外，身体感觉上比预想中的好多了，没有要变异或者已经变异的征兆。

刚刚那么大动静，她身边的那个生物全然没有反应，多半是晕死过去了。想到这儿，她咬着牙从地上爬起来，走到房间，从柜子里抽出一床床单，

再从抽屉里翻找出搬家时候用的尼龙绳索，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卷大胶带。

走向客厅，她把床单扔到男人身上从头到脚裹上，再用绳索将他的四肢牢牢地系上。每绕一圈，她就在心中念一句，叫你私闯民宅！叫你调戏良家妇女！叫你冒充吸血恶兽！叫你败坏本小姐名誉！

好吧，最后一条去掉，她早就没有“名誉”这个东西了。

虽然当年学的时候没怎么上心，但基本的手法还是记到了现在，系了几个连环扣，她用力地试了试，确定对方挣脱不开后，这才拿起胶带，在对方嘴上封了几道。

还是觉得不够保险，她就把对方的眼睛一块给蒙上了。

这么一个麻烦生物在家里，萧简坐在地板上衡量了一下声誉和生命两者的重要性，最终还是决定遵从良民的基本路线，请求警察叔叔的帮助。

警局虽然不是萧家开的，但是三大家族之一的名头一亮出来，连警局总署都不得不屈服，更别说他这种小城局长。看着在门外安然坐着的女子，顾宪成在狭小的办公室中来回地转着圈，摸了一把自己的光头，发现满满的都是汗水。

萧简，曾经的萧家嫡系小姐，风云一时的天才武师。

三岁让七阶的风云兽俯首认主，七岁破掉“不满十，不融合”的定律，成了融合灵兽的最小一人，十三岁夺得青年大赛总冠军，记录一直保持到十八岁——可以说是光芒四射，风光无限。

但是到了十八岁那年，她先是被爆出亲和力归零，一身天赋毁于一旦，从昔日天才一直落到地狱。接着又被人从夜店牛郎的床上挖出，疑似艳照满天飞，和青梅竹马的婚事就此告一段落。再加上吸毒，虐待下人，谋害继母等一系列事件轮番爆出……

一个没有了价值，且不断为家族丢脸的嫡系小姐，自然而然地被发配到了这个离帝都十万八千里的城市。

即使这样，她名字前的“萧”姓，依旧没有抹去。

只要这个姓在，他就不能不理，万一对方在自己的地盘上真的出事了，堂堂一个萧家嫡女，即使是过气的，连带下来的责任都可以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

但是，他又不能理。



萧家内部有人发话下来，如果是关于萧简的事情，他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最好任其自生自灭，这样的话等待他的则是绵延的锦绣前程。

无论萧家派系争斗，还是家宅隐私，火都已经烧到他的头上了。

两种意识在脑海中交战，衡量了这边，再衡量那边，顾宪成迟迟都没有下决定，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

正当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来，他看到来电提醒，整个人一凛。

“是的……我是顾宪成……”

一通电话过后，原本摇摆不定的表情不见了，顾宪成用内部电话招来属下说：“就说她举报的问题不在案件处理范围之内，我们警员最近正在办理大案，抽不出人手，让她回去等消息。”

刑警大队的副队长诧异地看了一眼自家的局长，却什么都没有说：“是，属下这就照办。”

于是，萧简在坐了一个多小时冷板凳后，就被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给打发了。

她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，却依旧觉得齿寒。

短短两年时间，所有繁华褪尽成灰，别人踩你入泥还觉得不够，他们恨不得把你所有的骨头都碾成渣，然后把你埋葬在不知名的地方。

此时，已经入了夜，她裹紧了外套，在警局门口伫立着。

这两年忙着活着，忙得她已经忘记了以前的种种，现在回忆涌上心头。感受着大街上的冷风，她叹了口气。

从生下来就被生母看作累赘，一路磕磕碰碰地长大。两年前又中了继母的计中计，几乎死在了放逐的途中……

尽管这样，她也还健康地活着；而现在，多半一时也死不了。想到这儿，她决定先找个廉价旅馆住下再说。

一路步行，都是比较偏僻的街道。她在前面走着，一道身影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身后跟着，一直尾随了整整三条街。

轻微到几乎辨别不出的脚步声，随着她的节奏时快时慢。

萧简虽然一身天赋丢了，天生敏锐的五感却没有失去，所以她初步判断是遭人跟踪了，于是心中便有了决定。

她使了个诈，躲开了追踪者的视线，在转弯处抡起自己的包就劈下去。

没有任何的反抗，也没有任何的回击，甚至连闷哼声都没有。

萧简乱七八糟地砸了半晌，这才意识到不对。她喘着气停下来，才在昏暗的灯光下看清了熟悉的花色被单，以及身上裹着床单、腰间扎着绳索的男人，男人鼓鼓的肌肉里，像是隐藏的都是爆炸式的力量。

萧简看着对方男人刚毅的脸和健壮的体格，一口气立马卸掉了。

“好吧，你赢了。”萧简干脆倚在墙上放弃了逃跑，挑着眼睛直视他，“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”

“嗬……呃……啊……”男人皱着浓眉不断吐出单音节，刚毅面瘫的脸更像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表情，不断地扭曲着。

最后看着萧简躲避的姿势，男人不禁用双手抓住了萧简的手腕，口中吐音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：“嗬……嗬……嘶……牟……魅、魅、魅美……”

萧简似乎听懂了，诧异地看了男人一眼：“没？”

“美……没……没有……”男人眼中的焦躁终于消失了，他似乎终于学会了怎么发音，后面一句则更加流利了，“没有……人，我，一个。”

没人派我来，我一人自己来的。

自动在脑海中翻译了一遍，萧简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下意识觉得他没有说谎。她道：“我好奇的是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？”

“蛋……从蛋里……蛋里……”男人说着，已经搂住萧简的腰，将两个人的身体完全契合，脑袋也搁在萧简的肩上，闻着她的味道，满意地蹭了蹭，“要……你……”

萧简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些，她觉得自己被一道雷从脑门劈下，整个人都凌乱了……

蛋！

那颗蛋！

他是前几天她偷来的那颗蛋！

萧简的目光如探照灯一样，将男人上上下下都扫了一遍，试图把男人和那颗蛋联系起来。

没有道理啊，那颗蛋虽然不小，按照常理也不可能孵化出这么大只的灵宠，难道神赐比较特殊？

人形的灵宠，又称神赐。



全世界都梦寐以求的传说级别的灵宠，比现今已知的武圣的九级灵宠还要高几阶，以十一阶起底，是完完全全可以傲视整个大陆的存在。

人们对神赐的念想和对实力的热衷度成正比，颇有一种“神赐在手，天下我有”的架势。

自从七百年前，在“灭战”中，世上五大神赐全部陨落后，一直到她眼前这只出现之前，神赐像是寂灭了一样再未出现过。

神赐强大的同时还一度灭绝，即使是他们的影子都能掀起万丈狂澜。萧简看着眼前这只，像是看着一只麻烦综合体。

在她失去了宠物亲和力两年的时候，却被一只神赐缠上了，可不可笑她自己也暂时还无从分辨。但是她不想再因为所谓的神赐，而卷入那可以预见的无数风波中。

所以萧简面上没有半点喜色，她只是看着眼前的男人说：“我知道你听得懂，也知道你明白我说的话，所以我想我应该要先说清楚，将你从墓地里弄到我家，只是一个意外。我并不是你该追随的人，为了我，也为了你自己，你去寻找其他适合你的契约者吧。”

他似乎是不太能理解萧简的话，低着头看着萧简严肃的表情，几分钟后才僵着一张脸，张了张口，却不知道怎么说。

“嗬……嗬……”他低哑地嘶吼了一声，紧紧抓住萧简的手，除了眼神中的焦急外，什么都表达不出来。

“喂，你做什么！”

在自己的惊呼声中，萧简觉得整个人腾空而起，下一秒头朝下地被男人扛在了肩上。几天滴水未进却历经种种的萧简，在血液倒灌大脑的情况下，终于眼前一黑，再次晕了过去。

睁开眼睛，场地已经换成了她熟悉的卧室。

清晨，明亮的光线洒在眼前，萧简微微眯了眯眼，感受到了身上的束缚后，慢慢地回过神来。

她此时正被棉被裹成卷状，上面还纵横交错地系着一道道尼龙绳，像是一条扭曲的天津大麻花。

男人披着床单正坐在她旁边，低着头不知道已经看她多久了，和她眼神对视后，他睁大眼睛直视着她，眼神里面没有任何杂质。

“你能给我解开吗？”扭了半晌，萧简所学的任何一种逃脱手法都没能

解开，只得无奈地问道。

他没犹豫，俯身将萧简捞起来，放在膝盖上，将被子卷翻过去背对着他。两只手拉着绳子两端，轻轻一扯，绳子就断了。

继而，十分利索地将萧简从被子中抽出来，双手圈住，搂在怀里。

萧简感受着对方强壮的身材，手忙脚乱地从他身上爬出去，然后停在距离他一米的床尾，与他对峙着。

他似乎也知道萧简在躲着他，但没有阻止，也没有开口，依旧用略带不解和受伤的表情看着萧简。

最后萧简受不了这么诡异的气氛，问：“为什么绑着我？”

“你，睡觉。”

萧简无语。

似是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了，男人语气有点挫败：“我睡觉，绑着我，你喜欢。”

萧简在脑海迅速地翻译一遍：我睡觉的时候被你绑了，我以为你自己也喜欢，所以把你绑了。

萧简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天生的神赐，在孵出来的时候，智商、情商都不低，甚至语言能力都是天生的。

但是，在其血统获得完全传承之前，他们的性格犹如一张白纸，而且他们对人类世界自然也是没有常识的。

也就是说，她要是收留对方，就要集老师、妈妈、保姆各种角色的技能于一身。

果然，她还是捡回来了一个麻烦吗？

收留一个素不相识的大男人，在她整个生命里，都是没有出现过的事情。

思绪发散没多久，她的肚子就闹起了空城计，于是萧简抛开那一系列的问题，决定先填饱肚子再说。

她稍稍收拾了一番自己后，起身走向客厅。客厅里依旧是乱糟糟的一片，萧简捡起装着挂面的塑料袋，拍了拍上面的灰尘，走进厨房。

从头到尾，叫神赐的生物都滑稽地披着床单，亦步亦趋地跟着。

“你吃多少面？”拿着锅子装水的时候，萧简顺口问。

他凑上前，扒拉开塑料袋闻了闻，摇头：“不吃。”

“那你吃什么？”萧简皱眉，她家可没有其他东西了。

